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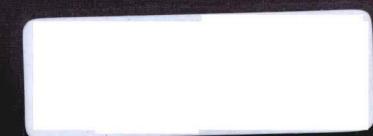


# 高位出局

层层讲透一把手站稳位置、绝不出局的谋略与智慧

在陷阱不断、凶险难测的境况之下，他为何能一次次破解对手的阴谋与陷害，一路走来，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最终登上呼风唤雨的巅峰？

丁力◎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 高位出局

丁力◎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高位出局 / 丁力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02-3179-8

I. ①高…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6548号

## 高位出局

---

著 者: 丁 力

责任编辑: 李瑞芳 夏 艳

封面设计: 刘红刚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邮 编: 100054

电话传真: 86-10-65240430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9

版 别: 2013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2-3179-8

定 价: 36.00元

# 目 录

## ● 01 高位出局需要以进为退，这是一门耐心的智慧 / 001

光靠装傻不可能使王艳梅成为亿万“富妹”，还必须用心计，必须有一大批有权有势的男人帮她。王艳梅不允许别人称她为“富婆”，以表示她尚未婚嫁；也不喜欢别人称她为“富姐”，以证明自己与刘晓庆们不属同类。这也是王艳梅的高明之处。“妹妹”总可以在“哥哥”面前撒娇从而得到许多无偿援助，只要你年轻漂亮，未婚且没有未婚夫，一撒娇就会招来许许多多有权有势的男人自觉自愿地鼎力相助。王艳梅所付出的有时只是甜甜的微笑，并非世俗理解的出卖肉体。王艳梅很少付出肉体，她心里有条座右铭：能不上床尽量不上床，如果必须上床则要摆出很渴望的样子“自愿”上床。

## ● 02 找对人才能办对事，高难度的事要高人指点 / 025

陈开颜想听了，刘益飞却不想说了。刘益飞觉得对付陈开颜这样的人，如果你一下子就把锦囊妙计说出来，他反而会觉得你不值钱。前几年有一个老板请人为他写一本自传，不知这老板是不是为了省钱，请的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为他执笔，结果写了半年还没完成，后来托人找到刘益飞，刘益飞一个月就完成了，结果那个老板不但不感谢，反而说：“这么快就写完了，能不能保证质量呀？”所以，现在刘益飞学精了，非得吊陈开颜一天。

刘益飞说：“办法总会有的，这样，我回去之后再仔细研究一下这只股票，然后找北京的朋友了解一些上面的政策，再想想，想好了我们明天见面再谈。怎么样？”

## 03 有顺序就有位置，有设套就有解套/055

胡君声这时候仿佛有点犹豫，看看邱助理和小丁，然后收回目光，对K先生说：“项目当然不错，不瞒您说，除了您之外，我也从侧面找其他途径打听了一下，确实可以做。但是即使是一个好项目，如果没有一个得力的人来操作，也不一定能成功。比如同样是在深圳开饭店，有的人赚翻了，有的人赔傻了。”

胡君声说到这里有意停顿了一下，然后指着邱助理和小丁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搞生产经营的，对资本运作虽有认识，但实战经验少。其实就我自己对股票的认识来看，像刚才谈的那样操作，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没有一个专家掌舵我不放心呀。”

## 04 没有永远的善恶，只有永远的利益/077

李东找到了深圳市经济发展局，询问有关“环保补贴”和政府建设“加酒站”的可能性。经济发展局的公务人员对李东也有所耳闻，特别是深圳卫星电视开播后，李东几乎成了明星，经常在《品茶论道》节目中任嘉宾，大家基本上认识他了。既然认识，并且知道他的“海归”身份，便对他特别热情。

听了李东的叙述之后，经济发展局的公务人员也被李东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一定认真研究，并保证在规定的七个工作日之内给予他正式的答复。果然，规定的期限一到，答复下来了：关于“环保补贴”，暂时没有；关于由政府出资建设“加酒站”，暂时不可行，因为现在“酒车”还没有上路，暂时还考虑不到这个问题。但是，鉴于加和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项目属于明显的环保高科技项目，所以，市里按政策可以给予适当的支持，支持方式是可以申请科技三项基金，另外，也可以申请贴息贷款，并申请把这个项目列为深圳市2006年重大建设项目，如果立项成功，将享受更加优惠的扶植政策。

## 01 高位出局需要以进为退，这是一门耐心的智慧

四河证券的彭总酒后失言，居然当着王艳梅的面说：“这年头把女人骗上床容易，可要把她哄下床就难了。”

彭总说这话时有三人在场。除王艳梅外，另一个就是许才江。也幸好有许才江在，要不然彭总上哪儿找台阶下？但是话又说回来，彭总这话是对许才江说的，彭总再喝多也不会对女客户说这种糊涂话。

许才江脑子在飞转，他要替彭总找梯子下台阶。王艳梅则尽力装着没听见，但离得太近又很难装。彭总说完昏话之后立刻清醒大半，肉体发声器收不回去，面部表情定格。好在许才江不愧是“江南才子”，脑子快，他马上哈哈大笑，努力在分贝上盖过彭总，极夸张地喊道：“彭总高见！现在确实是这样，一只股票把它拉到高位容易，可要在高位顺利出局就难了。高见，真是高见！来来来，为彭总的高见干杯！”

彭总对许才江的解围很满意，很感激。顺着梯子溜：“高见谈不上，只是有感而发罢了。来来来，干！”

王艳梅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居然也跟着说：“是啊，现在出局越来

越难了，二位有什么高招儿给支支？”

王艳梅当然不是真傻，哪个傻妞能在三十岁之前赚足一个亿？除了天生丽质之外，王艳梅的绝招之一就是装傻。几年前，她硬是靠装傻博得老板的信任，混上了个操盘手。别的操盘手争着在老板面前卖聪明，一有机会就分析盘口献计献策，只有她一路装傻，完全一副天真少女相，结果老板最放心她，不仅打电话不回避，而且凡是关键性的进出大单都交给她下。就这样，她一面扮天真少女，从老板那里领到一笔笔不菲的赏金，一面筹钱偷偷坐“轿子”，两年下来实收率比老板高出一截，净赚了七位数。最得意的是前年的那一次，她的老板与一个潮州佬合作，共同炒作宁西电力。

当时宁西电力流通盘是八千万，股价11元，合作方式是：她的老板在11至12元价位吸入三千万流通股，捂住不动，这样，八千万的流通盘实际就变成五千万，然后，潮州佬再用对敲的方式将这只实际上已是五千万流通盘的“小盘股”轻而易举地拉到28元，这时候，通过早已成为“合作伙伴”的标的公司董事局和某些股评人士，不断地发布正面消息和评论，潮州佬则在28至25元价位分批出局，然后她的老板再慢吞吞地吐，直到18元附近基本出净。按照几方约定，她的老板不能在最高价位出，并且只能在得到指令后才出，否则就会乱套，对谁都不利。

另外，她的老板还必须将本次操作所得利润中的一部分交给潮州佬（这也是事先约定好的），考虑到在吸货和出局阶段为了稳定股价而进行的逆向操作成本，她的老板的实际受益率不到50%。而王艳梅则不受任何约定限制，她的表面身份是老板手下一个充当操盘手的天真少女，可以在她的老板吸货之前以每股11元的价格买进，在潮州佬出货之前的每股28元卖掉，加上自以为是的老板甩给她的一笔赏金，王艳梅本次操作的受益率接近300%！

光靠装傻不可能使王艳梅成为亿万“富妹”，还必须用心计，必须有一大批有权有势的男人帮她。王艳梅不允许别人称她为“富婆”，以表示她尚未婚嫁；也不喜欢别人称她为“富姐”，以证明自己与刘晓庆们不属同类。这也是王艳梅的高明之处。“妹妹”总可以在“哥哥”面前撒娇从而得到许多无偿援助，只要你年轻漂亮，未婚且没有未婚夫，一撒娇就会招来许许多多有权有势的男人自觉自愿地鼎力相助。王艳梅所付出的有时只是甜甜的微笑，并非世俗理解的出卖肉体。

王艳梅很少付出肉体，她心里有条座右铭：能不上床尽量不上床，如果必须上床则要摆出很渴望的样子“自愿”上床。有一次她的老板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两亿资金就可以不找人合作而独自坐庄了，结果将武汉金龙一口气从17元拉到31元，账面上是赚狠了，但只限于“纸上富贵”，一套现就狂泻，仿佛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

老板急得满嘴溃疡，王艳梅躁得例假紊乱。王艳梅并不是替老板急，而是替自己的六百多万急。如果王艳梅硬要跑，不仅事情会败露，而且可能会逼迫老板强行封仓，在跌停板的价位下大笔卖单，让你休得逃掉。那一次王艳梅“自愿”与人上床了。对方是一位资金雄厚的“大哥”，王艳梅不与其上床就没法与他“知心”。“知心”之后，王艳梅就有理由替“大哥”着想，可以堂而皇之地为“大哥”介绍赚钱机会。

于是，王艳梅就将“大哥”介绍给她的老板，老板便与“大哥”商定：老板先将武汉金龙从31元“打压”到26元，然后在这个价位分批“倒仓”给“大哥”，“大哥”再将股价重新拉回到30元以上。“倒仓”前后，老板按进度分批支付给“大哥”八位数的个人好处费。如此一番，老板在高位顺利出局，“大哥”神不知鬼不觉不留痕迹地得到几辈子也花不完的一大笔钱，王艳梅从双方得到的赏金加上私下股票收益，账上资金从七

位数变成八位数，真是皆大欢喜，顺利实现“多赢”。

那次“多赢”之后王艳梅就单干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成了彭总的客户。这也是许才江的功劳，他经常帮彭总拉客户。许才江身上有一打名片，大小头衔林林总总，从某证券公司投资顾问到某集团董事长助理，应有尽有，但事实上他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替各证券营业部拉客户，二是替缺资金的公司跑贷款。要说许才江聪明就聪明在这里。他发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客户第一，换句话说，无论你做什么，只要有客户你就能赚钱。许才江还发现，所有的证券营业部都是依靠投资者的股票交易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投资人，特别是像王艳梅这样亿万级的证券投资人，才是证券公司的真正上帝和衣食父母。许才江在替证券公司介绍客户的同时，就将证券公司当成了自己的客户，而且是永远不欠账的好客户，要不然他也开不起宝马728。

许才江的第三大发现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缺资金，而且越是名称吓人的“某国际投资（集团）公司”就越是缺钱，只要你说能帮助跑到贷款，这些“国际投资（集团）公司”立马就给你印一盒“董事长助理”的精美名片，管他能不能贷到款，先报几餐发票是没有问题的。许才江还创造性地将这两项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常常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例如，他经常动员大户将资金用于存贷，以收取短期高利，也时不时给贷到款的董事长们透露点“料”，鼓动他们在证券市场做一些短期投资，赚到钱了，他“报料”有功好处自不必说，即使作赔了，他在券商这边的佣金返还一分也不少。

不过，许才江自己从来不做股票，即使在别人看来是稳赚的机会他也不动心，他有另外一条更好的赚钱途径——专门做存贷，这是一个只有许

才江一类才理解的高回报零风险行当。具体做法是：当某公司要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首先要求申请方在该银行开户，投放存款，办理结算，然后才能考虑贷款。

当然，更通常的是交50%保证金开承兑汇票，然后从其他银行贴现。然而，许才江“协助”贷款或开承兑汇票的公司往往是并没有结算业务的壳公司，这时候许才江就从中“通融”，说服银行让步——拉来存款也行。当然，“拉”也不是白“拉”的，除了银行的正常利息外，申请贷款的公司还须另付许才江额外几个点，这就是所谓的“存贷”。用自己的账户到指定银行存款，当然万无一失，一月做它两次，年回报是多少？

王艳梅自立门户后立刻接受她的老板的经验教训，第一是托人买了一大堆身份证件，分几个证券公司不同的证券营业部开设数百个户头，第二是每个户头每次下单不超出十手，第三是挑选无知少女而不是天真少女充当机器人而不是操盘手。王艳梅认为无知少女与天真少女貌似相同但本质不一样，后者有灵气讨人喜欢，因而很容易自我开窍或很快对外有交际，前者傻气不讨人喜欢，安全系数大得多。每次王艳梅要是建仓或出局，都是足不出户，电话指令无知少女们在指定的时间、按规定的价格、依限定的数量吸入或吐出，盘口上反映的完全是散户行为，即使是少数能够打开龙虎榜的通天人物，也分析不出坐庄迹象。王艳梅为了预防万一还特意让各个点的“机器人”分开居住，使她们之间根本就不认识。

另外，她们接受指令的电话是只能打进不能打出，更绝的是，无论表现好坏，于三个月一律炒鱿鱼，免得夜长梦多。王艳梅也从不使用“对敲”来调控股价，她认为“对敲”固然方便，但成交额巨大，很容易被“老鼠庄”识破，弄不好就会替人家“抬轿子”，更要紧的是，如今有关部门的监管越来越严，一旦被查出就惨了！亿安科技就是例证。王艳梅要

拉升一只股票，采用的是“击鼓传花”，而且是在不同证券公司不同营业部的不同账户间进行，几百个账户排列组合，绝对保证无重复。让你看不出，查不出，证据取不出，比“对敲”高明得多。

王艳梅虽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她过去的老板高明，但她也感到出局越来越难。如今的散户越来越刁，不轻易上钩，庄家弄不好会自己把自己给套住。王艳梅有时也想采用比微笑更进一步的公关行动，但很快就发现收效甚微，好像这一招也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对掌握国有资金的假老板奏效，对自己掌握自己钞票的真老板一点作用也不起。王艳梅没办法，很长一段时期被迫重蹈她过去老板的覆辙，替别人锁锁仓，从大庄碗里分一杯羹，或者有时干脆通过彭总这样的券商把钱借贷出去。虽然王艳梅只面对券商，再由券商把钱“透支”给大户，很安全，但她是绝不甘心这样小打小闹的。所以，王艳梅请彭总和许才江给支支高位出局的高招儿也不全是客套，她是真想学学有什么高位出局的新招儿。

彭总被自己刚才的失言弄得很尴尬，半天没回过神，现在见许才江解围解得漂亮，不免有点如释重负，又听王艳梅请他支招，好像忘掉刚才的一幕，竟有点得意起来。这也难怪，王艳梅问得诚恳，而所问的恰好又是彭总的强项，男人毕竟是男人，有几个能抵得住美女的不耻下问？彭总仿佛已经完全忘了今天的使命，居然正儿八经地大谈起“高位出局经”。许才江心里着急，但也只能赔笑脸，不得有半点的表露。他知道，他们正在走一步险棋，一步极险的棋，这步棋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前面说过，许才江从来不炒股，哪怕是在别人看来十分有把握的机会他也绝不动心，关于这一点，彭总和王艳梅都知道，并且深信不疑。今天，许才江正是想利用这点来实现他的高位出局计划。

彭总说得起劲。王艳梅听得认真，而且还不时地提点小问题。这也

是王艳梅的绝招儿之一。提点对方容易回答的小问题既表明自己听得认真，又能充分调动对方的讲演积极性。其实，彭总谈的哪一套出局招数王艳梅没有使过？有些说不定还曾是她自己发明创造的呢。当然，他们今天准备用在她身上的这招儿除外，这一招儿是彭总绝不会说的。毕竟是老生姜。

许才江确实是从来不炒股，再好的机会也不动心。许才江知道，机会与风险最终是要对称的，除非你只做一次，从此撒手不做。但谁能做到呢？打麻将有开杠的机会就有被人抢杠的风险，除非你开杠之后立刻起身走人，不玩了。许才江还真打算这么做。

自从上交所的那个小子发表了“股市黑幕”之后，许才江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监管会加强，而且这次监管的力度肯定不小，乱了这么多年，该发财的已经发了。因此，许才江认为，股市暴利的时代即将过去，并且很可能是一去不复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股市都将不温不火地平稳发展，慢慢实现价值回归，股市由投机市场逐步回归至投资市场。基于对国人秉性的深刻认识，许才江坚信，股市马上就会来一波空前绝后的大行情，以完成最后的疯狂。许才江发觉这才是他等待多年的“开杠后立刻起身走人”的绝佳机会。

许才江建仓了。

此事除了彭总之外谁都不知道。这最后的晚餐许才江不想与别人分享。但他没法不告诉彭总。他不告诉彭总他就没法大比例透支。既然是最后的晚餐，自然是不做则已，要做就大做一把。当然，彭总是完全可以信赖的，绝不会把许才江“地雷的秘密”对别人说的。许才江并不是对彭总的人格有多大信赖，但他绝对相信彭总不会与钱作对。

许才江把自己的全部老本投在彭总的证券公司，彭总以超人的胆略给

他数倍的透支，使许才江有了大做一把的本钱。风险自不必说，只要他的持股市值下跌20%，证券公司就会强行平仓！这一点许才江很清楚，彭总就是他亲爹也得这么做。

事态的发展似乎验证了许才江的天才判断。他刚在11元的价位吃进1/3仓位的ST九钢，受ST郑百文复牌的强烈刺激，九钢股份仿佛吃了回春药，一路坚挺，想停都停下来。许才江痛心疾首，大骂自己的胆量不够，赶紧抢仓，追到15元才把仓位补到2/3。许才江这时打算歇一歇，并且想着在15元之上适当吐一点。他只想顺势而为，并不打算硬充老大。但是，说来也怪，许才江刚一停止进货，九钢股份也就在15元附近维持不动了。刚开始许才江并没有在意，任何一只股票涨急了都会停一停消化消化，甚至于有时候还要回头确认一下。许才江计算过，包含进出交易费和税金在内，他的成本是13.3，即使现在出局也是稳赚不赔。但许才江绝非贪此蝇头小利之辈。

他相信自己对大势的研判，基于这种研判，他相信ST九钢会冲到18元。许才江是聪明的。他看九钢股份在15元附近做盘整，当即放弃了部分出局的计划。他明白，他不是散户，一有风吹草动赶紧出逃，他是跑不了的，他一出逃，必将引发该股急剧下跌，那样他将血本无归。许才江耐心观察了两天，发现非但未升，反而向下微调。

他豁然发觉自己可能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前几日ST九钢一路高歌可能与他的大量进货有直接关系！这一重大发现使许才江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有点兴奋，没想到自己不知不觉成了“庄”，原来坐庄也不过如此，只要你使劲买它就会涨，一旦停买它就盘整，再一卖它准会跌。许才江真想试试，但他是理性的，他知道股市不是闹着玩的，万一“飞流直下三千尺”，后果不堪设想。

许才江终于亲身体验到了股海的险恶。

过两天，北京的同学传来最新信息：市场将有大动作，密切关注中科系列。许才江虽然并未持有中科系列股票，但他深知唇亡齿寒之理，中国的股市向来都受政策左右，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几天他天天盯着中科系列的中科创业、岁宝热电、莱钢股份。灾难来了。从前天开始，这几只曾几何时天天飘红的股票突然日日跌停板！许才江没想到加强监管会这么快动手。

但他还抱有侥幸，他不相信“最后的晚餐”就此结束。难道那么多大机构包括社保基金都会血本无归？他不信，他要救市，他要用手中的剩余资金来激活九钢股份。于是，在昨天收市前一分钟，他突然在涨停板的15.7元下大笔买单，使ST九钢上了当日涨幅排行榜的前五名，总算打破沉闷，露了脸。但许才江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他必须将当日所有未撤卖单一口吃掉才能维持这一分钟的涨停板！

ST九钢仿佛真被他激活了，今天一开盘即上冲至16元。许才江心中一阵狂喜，发觉自己能主宰沉浮了，顿时有了伟人的感觉。借着好心情，许才江计算了一下，如果此价位全部出局，他的收益将达到一亿。这才不过十天工夫！谁知好景不长，刚冲高一会儿又迅速回落。许才江的心情随着K线图上曲线的起伏而潮涨潮落，K线图仿佛成了许才江的心电图。

中午前后，九钢股份好像又受追捧，“心电图”由绿变红。到尾市时，受中科系列拖累，大盘有跳水迹象，ST九钢也不能脱俗，跟随跌破昨天收盘价，“心电图”再次显绿。在最后一刻，许才江于15.7元下三百手买单，才勉强维持不升不跌。但他心里清楚，如此一来自己的进仓成本会逐步抬高，越陷越深，早晚要破产。

许才江出汗了。

出汗的还有彭总，他的压力更大。彭总也没有料到这次监管来得这么迅速，这么猛烈。风还没起就直接下雨了。

许才江来找彭总，彭总也一筹莫展。俩人商量了半天，最好的办法也就是最古老最笨的办法：找个替死鬼来接盘。俩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王艳梅。第一，王艳梅手中有闲钱；第二，她是聪明人，至少她自己认为她是绝顶聪明的。这件事一定找聪明人来接，找笨蛋不行，笨蛋不敢在这么高的点位入市，聪明人敢，聪明人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和应变能力。骗聪明人不骗傻瓜，这就叫逆向思维；第三，正因为王艳梅聪明，所以你跟她说定锁仓两千万，她会“自觉”地用隐蔽的账户再跟两千万，这样四千万就全出来了。另外还有一点是彭总和许才江都不愿点破的，那就是他们既要顺利出局，又不希望有人破产或坐牢。他们相信王艳梅一不会坐牢二不会破产。再说，这丫头本来就是赤条条地来深圳，风光了这么多年，再赤条条地回四川也不冤枉她。一想到“赤条条”，二人不约而同地想象出王艳梅赤身裸体的样子，笑了。真是苦中寻乐。

彭总和许才江都对本次出局计划充满信心。彭总是武汉人，知道什么是“做笼子”；许才江来自南京，从小就见过“卖狗皮膏药”。

这时候，许才江说闲话一般问：“彭总，你看最近的大势怎么走？”

彭总说：“社保基金入市，B股开放，中国加入WTO，牛市不言顶呀。”

彭总说的在理，不仅许才江点头，王艳梅也连声称贊：“对，对，对！”

许才江和彭总不敢掉以轻心，必须来个“回头确认”才牢靠。这也是他们事先演练好的。

于是，许才江在点头之后仿佛若有所思，又提出了“反对意见”，说：“最近好像有加强监管迹象，亿安科技、中创系列都出问题了。”

王艳梅望着许才江，又看看彭总，最后冲着许才江大幅度地点点头，

表示赞同。

彭总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淡淡地笑笑，端起高脚酒杯，在手中晃了晃，又对着灯光照照，仿佛在检验酒的成色，然后才慢悠悠地说：“这样的事哪年不来一次？正因为利好太多，股价飞涨，有关部门才出来浇点冷水，要不然不炒疯了？”

许才江吐了口烟，好像终于明白似的重重地点了点头。

王艳梅夹了块鸭舌慢慢地嚼，嚼完了问：“我现在入市还能不能赶上趟？”

彭总和许才江心里都“咯噔”了一下，好似冷不防被别人窥见隐藏的秘密。

生姜还是老的辣。彭总不动声色，立刻反驳道：“不妥。”

就两个字，没有下文。说完自己呷了一口干红。这就是茶楼包厢的好处，自己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抽就抽。安静，随意。不像酒店那样正式、招摇、嘈杂。许才江和彭总对这次聚会的地点是经过慎重挑选的。他们要的就是这种不正式、很随意的效果。

彭总在等王艳梅往下问。

“为什么？”王艳梅果然往里面钻。

“入市总是有风险的，现在毕竟在高位。”彭总回答得很诚恳、很贴心、很在理。“即使要做，你也应该替别人锁仓，少赚点，风险小。”彭总又补充道。

“还有这样的机会吗？”王艳梅似乎有点急，她不甘心放弃这次大机会。

“找他。”彭总伸手一指许才江。

许才江正坐在藤条沙发上享受腾云驾雾。他酒力不胜，但烟瘾不小，

坐下来就一根接着一根。他刚才仿佛是在实践伟人所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这时候，他见彭总把火引到他身上，才“不得不”有所表示。

许才江往烟缸里弹弹烟灰，咧开嘴笑着说：“我哪有什么好路子？有好路子我自己干吗不做？”

“行了，行了，许大哥别卖关子了。谁不知道你路子通天，一天到晚忙你的存贷，哪有心思锁仓？遇上大市不好，锁仓也是有风险的。”王艳梅半生气半讨好地冲着许才江发嗲。

“那也不一定，”许才江说，“昨天就有人介绍了一个绝无风险的锁仓机会，只是我答应别人的存款期限未到，动不了。”

“有没有这样的好事呀？”彭总声音拖得挺长，显然“不信”。

“许大哥，快说出来听听。”王艳梅很想知道是不是真有这样无风险的锁仓机会，她对许才江的能力从来没有怀疑过。

许才江“显然”是被几声“大哥”喊得飘飘然，“似乎”有点忘乎所以，满脸堆笑地看看彭总，又看看“小妹”说：“白帮忙？”

“谁说白帮忙？什么时候让你许大哥白帮过忙？”王艳梅喊冤似的问。

“那你打算怎么谢我？”许才江故意把脸凑近一些问。

“事成之后给你10%。”王艳梅很“大气”地承诺。

“我不缺钱。”许才江又将脸挨得更近点。

“那你说怎么样？”王艳梅本能地往后躲了躲。

“你说呢？小妹。”许才江故意夸张地扮作色迷迷相。

“啊呀，你坏！彭总，你快看，这是什么大哥呀？”王艳梅像是吃了天大之亏一样尽情调笑。

许才江见好就收，恢复正常姿势，似乎有点抱歉地说：“吓着你了